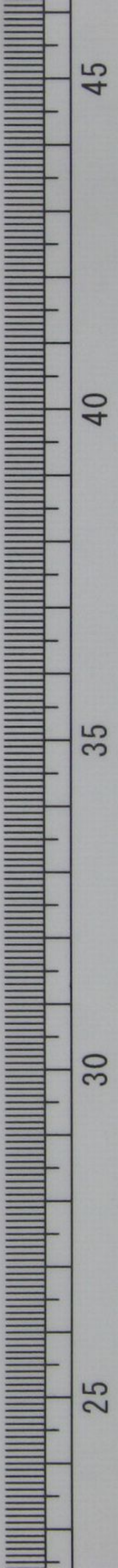


闡道要言

風陵文庫

文庫19

F328



民國丙辰年鑄



闡道要言

莊河縣 青堆子黃柏樹藏板

闡道要言

中和山人甫著

一丁山人鑒定

襄陽歸本子錄

闡發三才之旨

中和山有渾渾子者。乾隆時人。得無極真傳。和光渾俗。隱顯度世。至雙林村有伯元仲亨叔利季真四子。異其跡。向之訪道。先生以率性闡微。悟性窮原。心印真解。心經真解。指玄篇等書。命

四子分觀之。即于沈潛反復細玩深思數日。至先生處求道。先生問曰。汝等看了此書。試說於儒釋道。合得那一教。看心印經。指玄篇者曰。合得道教。看心經者曰。合得釋教。看率性闡微。悟性窮原者曰。又似合得儒教。先生笑曰。汝等看了此書。說此道。僅合乎那一教。是只知道之文。而不知道之根也。蓋此道乃生天。生地。生人之道。未有三教以前。就是這箇道。何有道之名。何有釋之名。又何有儒之名。既有三教以後。還是這箇道。又何分于道之名。何分乎釋之名。何分乎儒之名。這箇道。包涵天地。纔

關道要言叙

道之著於天下也。昭昭矣。古聖仙真。闡道之書。汗牛充棟。其闡發先天大道。互詳且盡。又何待於闡。然時世不同。傳授亦異。值此大開普度。廣結天緣。凡道中旨

趣箇裏。揆閱自當由情以反約。方能家喻而戶曉。乃有渾渾子者。未知為何許人。具三教之通才。略一貫之奧旨。撮其要領。着為論說。托問答之詞。以質拙而辨難。如以丹經道籍。為先。發明其鑰。啟其局。而要言不繁也。俾閱者。一目了然。洞悉心胸。於醒世度世。大有裨益。至於因時制宜。種種條款。逐一指出。即為引度。原來之雲梯津梁也。可。其書可傳。

援不廢言之例。即世論其人為
何許人也亦可。

省維

玄默敦眸季去一了山人叙於冰
江之停霽砥館

攝三才乃三教之正宗。是為無極先天道。何謂無極無天無地
無人無世。混沌沌沌。一氣渾然極者。至尊無上。三才皆於此而
立極也。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者何即無極也。無極圓為
為圈。橫寫即為二。二者何即陰陽也。陽儀為天。陰儀為地也。三
者何。即人合天地也。是為三才。是一者道之根。即天地人之根
也。故天是得此一而生。天得此一。天不能失此一。故天有道而
輕清上浮者。亘古如斯也。何為天之一。斗柄是也。天有斗柄。主
持乾元而周天。七政四餘之次舍。二十八宿之纏度。不失其常

一年二十四氣之推遷七十二候之運行不愆其序所以衆星拱斗日月合朔而天之元氣息息歸根此天所以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歷萬古而常清也地亦是得此一而生地得此一地亦能不失此一故地有道而重濁下凝者終古不變也何為地之一崑崙是也地有崑崙運行坤維而五嶽四瀆十地九州各安其位二十四山向七十二龍神各循其軌所以百脈會於崑崙水火互相調劑而地之元氣息息歸根此地所以得主有常品物咸亨感萬古而常盛也人亦是得此一而生但人得此一不能如天地之不失此一者何理也人得天地之理必成性即得天地之一以成性則此一為性之根故人在先天一性圓明渾然天理不飲不食無思無為隨母呼吸息息歸根此所以赤子猶具天地之心也追自有生而後乾失中爻之陽而成離坤得乾中之陽而成坎則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而一遂分為二矣蓋先天只一性後天又一命性命分而為二則性命俱失此一而昧此根矣性失此一則乾變為離離者離也離則必散這點性散於眼而知觀色散於耳而知聽聲散於鼻而知

香臭散於舌而知貪味。散於臟腑而知飢飽。散於皮毛筋骨而知痛癢。散於手足而知持行。散於心而生六慾。散於意而有七情。東飄西蕩。浮生浪死。而性於是乎不能歸根。命失此一。則坤變為坎。坎者陷也。陷則不能出。故這點命。陷在坎中。汨沒於酒色。淹埋於財氣。沈淪苦海。不能出頭。而命於是乎不能歸根。性命不能歸根。所以遷流於四生六道之輪迴。而不能返本還原。蓋以不能如天地之不失此一耳。若能如天地之不失此一。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而人得此一。豈不可以成聖乎。蓋此一在先天。居於乾而為性。則此一為性之根。至後天。落於坎而為命。則此一又為命之根。若找着此一。而性命雙修。以性求命。以命歸性。性命一一歸根。而二復合為一矣。二合為一。依然一性圓明。渾然天理。無思無為。息息歸根。返成無極。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是不謂之聖人而何。故三教聖人。俱是得一而成。老子道君。也是得此一而生。他得此一。就能抱元而守此一。一惟守此一。故能修性煉命。性命一一歸根。此老子所以有道而為道教之聖。釋迦佛。也是得此一而生。他得此一。就能萬法而

歸於一。惟歸於一。故能明心見性。性命一一歸根。此釋迦所以
有道而為佛教之聖。孔夫子也是得此一而生。他得此一。就能
執中而貫此。惟貫此一。故能存心養性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而性命一一歸根。此孔子所以有道而為儒教之聖。三教聖人
俱是得一而成。人若能如三教聖人之得一。又何不可以成聖。
但三教聖人固是得一而成。而三教所傳之經書典籍。不過闡
明此道。以作後世憑證。其實經書所載。如龍虎鉛汞之說。盡是
假借形容之辭。並非三教真言。若真言則口口相傳。脈脈相授。
不能載之於紙筆。若不得明師指出一字根原。性命雙修大道。
則無極本來面目。何由復其先天。所以汝等求道。煩要識得此
道。夫道字從首。首者先也。又從彡。彡者行也。先天地而行生者
也。故道即無極。無極即一。一即天地人三才之根。若能得此一
而性命雙修歸根。則不特與三教同歸於一。而且與天地同歸
於一。如此方不愧為三才。而又何分乎三教。

辨明三教之宗

四子進曰。敢求三教合一之道。先生曰。道有正門。即有旁門。有

真傳。即有異端。請問何者為正。何者為旁。何者為真傳。何者為異端。對曰。三教是正門。是真傳。三千六百為旁門。九十六種外道為異端。先生曰。汝等謂三教是正門。是真傳。三千六百九十六種是旁門。是異端。而不知三千六百九十六種。俱自三教中流出。故三教有正有旁。且有異端。何謂也。上古之時。人心渾厚。風浴敦龐。故三教聖人。逍遙天上。至後世。人心不古。事務反常。故三教聖人下世。欲以大道挽回人心。所以太上於商武丁之時。奉生為老子。師太乙元君。而得長生之道。而其門為玄牝之門。其道為金丹。其真傳惟抱一。其修持在三清五行。其可證者。有道德黃庭等經。此道教之正宗也。不料老子既往而後。之在道門者。盡失其傳。亦有真心學仙者。或以口鼻為玄牝之門。而吐濁納清。或以臍下一寸三分為玄關。而運後天之炁。縱使卻病延年。終是守尸之鬼。何以能陟仙階。此皆道教之旁門。更有吃葷的道士。在人家做齋醮。這邊寫出玄。那邊寫入牝。這就是他的玄牝之門。把道經師寶刻為一印。就算是三清的心印。排列按五方。就算五行。將道教所得之經典。借以弄人的銀錢。哄

人的酒食其所行與道祖之教盡相反這豈不是道門的異端。老子知後來在道門者必有此弊。因於周昭王之時復化為身。釋迦佛師燃燈而得不生之道而其門為不二法門。其道為圓覺其真傳惟歸一。其修持在三皈五戒。其可證者有金剛法華等經。此佛教之正宗也。不料釋迦既往而後之在佛門者盡失其傳。亦有真心學佛者。以參禪為法門而閉目觀心。以打坐為功果。而頑空枯坐。縱能出得陰神。未免拋身入身。何以能證佛果。此即非佛教之旁門。還有一種吃齋的和尚。山門上這便是為不二那邊寫法門。這就是他的不二法門。引誘一些齋公齋公朝着泥神禮拜。這就是皈依佛。與他和尚磕幾箇頭。這就是皈依僧。三皈依只有兩皈依了。因教他誦經念佛。為出苦海之法。這就是皈依法。將佛法僧寶四字刻為一印。說這是佛法心印。口裏也講五戒。卻將他的頭頂燒他幾下。就名為受戒。任他殺盜淫妄。都不管他。只圖騙他錢財衣物。至若印佛僧尊。以佛教的經典作弄錢財。弄酒飯吃的票子。又不足言矣。凡此皆反佛祖之教。豈不是佛門的異端。水老知釋道兩教。後來皆難以無弊。因

於周靈王之時降生為孔子。師項橐而得至誠之道。而其門為道義之門。其道為太極。其真傳惟一貫。其修持在三綱五常。其可證者。有周易學庸等書。此儒教之正宗也。不料孔子既往。而後之在儒門者。盡失其傳。亦有真心希聖者。非道不行。非義不為。時時在綱常上留心。但不知一貫之旨。不曉一陰一陽之謂道。縱人道無虧。而天道不聞。何以能成神聖。此為儒教之旁門。至有一等讀書的人。以學館之門為道義之門。講一貫說一理。貫道之物也。不管他一是甚麼理。貫的甚麼物。徒習口耳文字。為取科名計。出仕不知忠君愛民。居家不知孝親教子。夫婦不知和而有別。三綱紊矣。不以仁居心。不以義制事。不以禮持。是不以智辨理。不以信交人。五常壞矣。或於生徒而改換文字。欺哄父兄。或於鄉市。而包攬詞訟。欺壓善良。徒服儒服冠儒冠。而所行無一不反乎。聖人之教。這豈不是聖門的異端。故三教皆有旁門異端也。正道為真。旁門為偽。真傳為正。異端為邪。若不預先辨明。恐反為他所惑。蓋如今在道門者。說只道家有道。言某山某觀。有二一百歲的道人。豈不是長生之道。在佛門者說

只有和尚有道。有來登涅槃化身者。不久豈非如來真傳。况皈依佛門。有牒有憑。何等尊貴。在儒門者。說聖人之道。就是事物當然之理。又還有甚麼道。儒書講究肉食者甚多。吃甚麼齋。夫婦為人倫之首。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守甚麼戒。奈何讀書明理之人。竟信佛老異端之教。是三教之人。都是以真為偽。以偽為真。以正為邪。以邪為正。若不先辨明。即便進了正道。得了真傳。被他幾破。豈能保守。故汝等今日求道。還要細究道之真偽。理之是非。心裏纔有把柄。

直指脫離輪迴之方

四子復進曰。真偽邪正。既聞命矣。敢求三教真傳。先生庶不吝乎。先生曰。三教真傳。皆脫輪迴之道。汝等求道。欲脫輪迴乎。抑只修來世乎。對曰。都是要脫輪迴。先生曰。汝等欲脫輪迴。對曰。還求先生指示。先生曰。輪者車輪也。迴者轉來轉去也。天一輪也。地亦一輪也。天地相摩。旋轉無休。而寒暑迭運。是天地一輪迴也。日一輪也。月亦一輪也。日月代明。運行不息。而晝夜循環。是日月一輪迴也。而天地日月輪迴之樞紐。則為南北二極。南

極九度。三十六常隱不現。北極出度。三十六常現不隱。常現不隱者陽也。常隱不現者陰也。惟有此南北二極。以輪迴天地日月。而凡在天地之間。日月之下者。皆不能免其輪迴矣。故人得天地之氣而生。受日月之氣而長。負陰抱陽。無一時不在天地覆載之中。無一刻不在日月照臨之內。而謂能免天地日月之輪迴乎。故或陰之極而生陽。則輪到陽間而為人。或陽之極而生陰。則輪到陰間而為鬼。此陰陽消長之機。實天地日月輪迴之理也。而輪迴之道。則有六人道。一富貴貧賤是也。而道四。胎或貧賤而輪為富貴。或胎卵而輪為溼化。或溼化而輪為胎卵。生生死死。輪迴無休。此何以故。則以妻恩子愛故也。蓋人在陽世。只知有自己之妻子。不管他人之妻子。或妻子而富貴。則使富貴而壓貧賤。或妻子而貧賤。則怨貧賤而嫉富貴。自知有己之恩愛。不顧物類之恩愛。或為妻子而養身。則殺胎卵之物。以適口。或為妻子而肥體。則殺溼化之物。以充腸。以為妻恩可久。子愛可長。誰知陽壽一盡。而為妻子所積之銀錢。分文帶不去。

為妻子所置之田產絲毫拿不走空持雙手去見閻王判官獄卒惡辣辣牛頭馬面兇狠很妻在何處子在何方舉目無親纔知思愛盡是虛情悽悽慘慘兩淚交流那時方哀告閻君求改生前之罪那曉閻君鐵面無情照依生前罪孽發往陽世或為胎生卵生或為溼生化生償還前生之帳即或有小善而託生貧賤更使有大善而託生富貴總是不免輪迴欲免輪迴必求得道欲求得道必先將妻恩子愛看破不為妻恩而結冤不為子愛而造孽體天地生成之恩日月照臨之德濟人利物戒殺放生心同日月志貫日月方可領受大道採天地之正炁煉日月之精華蓋人之性命在先天為乾坤乾為天陽也坤為地陰也在後天為坎離離為日陽中真陰也坎為月陰中真陽也若能修性了命則旋乾轉坤而天地定位取坎填離而日月並明真陰真陽會合於太極之中迴風混合法輪常轉以乾坤為父母以坎離為夫妻懷聖胎產聖嬰打破虛空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則天地日月不能輪迴我而我及能生持天地日月之輪迴矣故文帝救劫章有云吾以劍一指天地停輪日月

十一

停輪則天地日月之輪迴。且聽我之今。而尚能輪迴我乎。況天地日月都有盡期。惟道成之後。則天地雖壞。而我之真性常存。日月雖無。而我之靈光不昧。至戊亥交子丑。而天地復生。則我又見天地日月之輪迴矣。如此方能脫輪迴。故汝等今日求免輪迴。亦必將妻恩子愛者破。一切牽纏自主。一刀斬斷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方能修此大道。而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若不能看破妻恩子愛。即得大道。而恩愛牽纏。常在天地網之中。安有日與月盛之功乎。

顯揚超生了死之道

四子復進曰。妻恩子愛。我等卻能擺脫。敢求脫輪迴之道。先生曰。汝等求脫輪迴之道。亦知人之不免輪迴者。皆由於生死之不能了乎。蓋人之生。也有長生。有短生。有超生。有了生。有不生。我且問你人。何以不能不生。又何以不能不死。又何以能超生了死。四子沉思半晌。莫知所對。先生復明示曰。人生於寅。寅屬木。生於東土。東土亦屬木。木者生氣也。故人生於生氣正旺之時。生於生氣司權之地。故不能不生。亦如萬物之生於春也。然

生於春者。死於秋。故人得木氣而生。亦必遇金氣而死。所以又
不能不死。在上元之時。天地氣足。故得天地之氣而生者。其元
氣亦足。如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百歲。此之謂長生。在中元
之時。天地之氣仍旺。故稟天地之氣而生者。其元氣亦旺。如廣
成子。二千餘歲。張果。一下餘歲。彭祖。孝脫。各八百餘歲。亦可謂
長生。至下元之時。天地之氣衰。故受天地之氣而生者。其元氣
亦衰。故人僅一百二十歲。到如今。則又只有六十歲。六十以外。
則為花甲重添。故曰人生七十古來稀。且更有四五十歲。或二
三十歲而死者。此皆謂短生。究之短生者。必死。即長生者。亦未
嘗不死。蓋人之生死。皆載於冊籍。掌之闕君。故人之投生。其福
祿壽皆一一註就。福星照臨。則享福。祿星照臨。則享祿。壽星照
臨。則享壽。故曰三星拱照。若福盡祿滿。壽終。則三星皆去。而必
死矣。死到陰司。其法律不比陽間。可以錢活。可以情免。蓋陰司
只論善惡。不分貴賤。故善多惡少者。不在地獄受苦。即發往陽
世。託生於富貴之家。或善惡兩平者。亦不受地獄之苦。即託生
於平等之家。或惡多善少者。必受地獄之苦。候善惡可以相抵

乃發生於貧苦之家。或六根不全之人。至若大惡而全無善者。則永受地獄之苦。罪滿乃發往陽間。為胎卵溼化之物。此為生死苦報。不能了脫也。欲求了死。必求了生。欲求了生。必求超生。若遇明師指示大道。地府抽名。天宮紫府掛號。則可以躲離閻君不落無常之手。而先天乾金陷於坎中者。實為生天生地之祖。炁長生不死之靈根。若知取離宮虛無之火。下至坤爐之內。將坎中之金。煅煉消除。歷劫塵垢。復取此金歸於離宮。返成先天乾金本體。用三昧真火煉成金剛之身。待至功圓果滿。脫此有生有死之皮囊。一團金光。超回西方金地。永不投東。再不下生。蓋金與金相合。金不生金。則能不生。金不尅金。則亦不死。此纔為超生了死。然此超生了死之道。非可以僥倖得。亦非可以僥倖成。必先看透生死。立功行德。消冤解孽。體天地好生之心。諸惡不作。眾善奉行。立至死不變之志。即遇顛連考懲。終無違仁之意。千魔不改。萬難不退。置生死於度外。方能了脫。歷劫孽根。而證西方不生不滅之果。若是生死看不透。見富貴而動心。遇患難而移志。又怕勞其筋骨。又怕餓其體膚。知惡不改。見善

不為即使得道而不能守死善道。不明生死之由。不斷生死之根而生。何以超死。何以了。故汝等求了生死之道。亦必先看透生死。一心向善。一心改惡。無貪生怕死之心。方可否則還不可以得道。

解三皈五戒之真詮

四子復進曰。生死久已看透。敢求了生死之道。先生喟然嘆曰。汝等求了生死之道。亦知人因何而生。因何而死乎。人之生也。

一生而後為精氣神三寶。猶之一箇無極而生天地人三才也。故人必有神。而後五官百骸始有知覺運動。人必有氣。而後能

聞道榮衛。通達內外。人必有精。而後能滋潤筋骨榮華百脈。故有此三寶。則生無此三寶。則必死矣。此三寶也。在先天為元精。元氣。元神。元神無思無慮。元氣隨呼隨吸。元精不勤不搖。故有生無死。至後天則元神變為思慮之神。元氣變為口鼻之氣。元精變為交感之精。有人溺於酒色。迷於財氣。貪於富貴功名。由幼而壯。壯而老。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將此三寶耗散。迨至精竭氣脫神亡。不死何為。夫先天以神為主。神定則氣定。氣定

則精定而後天以精為主。精足則氣足，氣足則神足，故必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而後生死可了。則欲了生死者，可不保精養氣存神乎？而保精養氣存神，則必守三皈五戒。三皈者，皈依佛存元神也。蓋人之元神，乃一靈佛性，故謂神為佛。皈依法養元氣也。蓋一呼一吸法輪自轉，故謂氣為法。皈依僧保元精也。蓋坎宮一陽，可修清淨法身，故謂精為僧。謂之皈者，皈字左白右反，言人先天乾金變為三寶，而周流百體。今復反於乾宮，而得所依歸也。此三皈在道則為三清，即道經師三寶也。道心藏元神，故謂神為道。先天一氣為首，經故謂氣為經。坎宮一陽，現則慧光生，故謂精為師。謂之清者，三者皆先天清氣也。在儒則為三綱。君綱元神也。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故神為君。父綱元炁也。先天一炁，乃生人之祖，故炁為父。夫綱元精也。離女必配以坎男，故精為夫。謂之綱者，三寶合一，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也。五戒者，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酒肉，五不妄語也。在道則為五行，在儒則為五常。不殺生仁也。象水之生息也。不偷盜義也。象金之斷制也。不邪淫禮也。象火之不敢犯也。

不酒肉智也。象水之能鑑物也。不妄語信也。象土之旺於四季。不失其信也。謂之戒者。戒字從戈。一刃而斷也。謂之行者。行此五戒。無敢一息之或停也。謂之常者。常守五戒。無一念之不純也。而飯必有三。戒必有五者。何也。太極半白為陽。天也。半黑為陰。地也。半陰半陽。則人也。故太極一炁而含三才也。在人則陽為神。陰為精。半陰半陽者。為氣。亦一性而合三寶也。又太極白者為老陽。九數金也。黑者為老陰。六數水也。黑中白為少陽。七數火也。白中黑為少陰。八數木也。此為四象也。而四象必得七

而成。故合之為五行也。在人則木為元性。金為元情。火為元神。水為元精。土為元氣。發之為仁義禮智信也。且此三五河圖洛書亦然。圖書中宮。皆是五點。北一點為水。南一點為火。東一點為木。西一點為金。中一點為土。象五行也。而南方之火二數。東方之木三數。木生火為一家。積數二三為一。五西方之金四數。北方之水一數。金生水為一家。積數一四為一。五土居中央。五數為一家。自為一五。故以三而言。則三家以五而言。則五行也。惟太極圖書。皆含此三五。則三與五固造化自然之理也。故曰

三而推則有天地人三曹。上中下三元。儒釋道三教。天有三寶。日月星。地有三寶。水火風。人有三寶。精氣神。故道有三清。儒有三綱。而釋則有三皈。由五而推。則有五方五臟。天有五行之炁。地有五行之質。人有五行之體。又有五倫五事。故道有五行。儒有五常。而佛則有五戒。此三皈五戒。皆所以保養吾身之精氣神也。而保精養氣存神。總而言之。則曰守身。故曾子得一貫之道。惟以守身為主。學養浩然之氣。惟知守身為大。守身方能修身。大學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可見無人不當修身。而齋明盛服。非禮不動。乃所以修身。則修身豈可不守身。守身豈可不保精。養氣存神。而守三皈五戒乎。蓋必守三皈。而後三家歸一。三華聚頂。纔能超乎三界之外。必守五戒。而後五行歸中。五炁朝元。纔能不圓五行之中。如此方可了生死。倘三皈不真。五戒不全。尚流轉於三途五苦之內也。如何能了生死。故汝等今日求了生死。能守三皈五戒。則可不然。怎麼修得道。

判為神為鬼之情狀

四子復進曰。三皈五戒。我等皆能守。敢求三五合一之道。先生

感然曰。汝等於吾所言。如響斯應。豈無疑義。猶待參考乎。何汲汲求道。而無一言難辨也。四子曰。先生此言。如見我等之心也。實有疑義。未遑進質。先生曰。汝等試各言所疑。伯元子曰。先生言得一。成聖固自瞭然。但仙佛聖皆神也。凡人何以能成神。先生曰。此理最明。汝等未反諸身而思之耳。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即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形非血肉之形。乃無形之形也。性非氣質之性。乃無性之性也。無形之形為真形。無性之性為真性。

其形本乎天之氣。其性本乎天之理。理以生宰言氣以流行言。理即在氣中。氣不在理外。故理於氣非有二。而形與性只是一所謂得一。成聖者。即得此先天一炁。渾然天理耳。夫人當受生之初。一靈真性。隨父母之神。入於胞胎之中。而為我之元神。元神者。先天之元氣。純陽無陰。即所謂神也。及破胞出頭之時。魂入竅而為識神。識神者。歷劫輪迴之種子。純陰無陽。即所謂鬼也。故朱子曰。神者陽之靈也。鬼者陰之靈也。夫先天之氣非無陰。然陰為真陰。較之後天亦陽也。後天之炁非無陽。然陽為真陽。比之先天亦陰也。故元神為陽神。識神為陰鬼也。當父母未

生以前。只有神而無鬼。不飲不食。形體日漸長成。蓋陽氣用事。純是一片生機也。不知喜怒哀樂。何有貪瞋痴愛。渾然天理。一性圓明。斯不儼然神聖面目乎。有生以後。識神與元神合鬼與神。遂為一體。幸初生之時。猶是元神主事。識神不能為鬼。故赤子天性呈露。不失神聖面目。迨至陽極陰生。元神退位。識神用事。而神之權。遂為鬼所奪。鬼既奪神之權。故五官百骸。皆聽鬼之令。日用夜作。盡是陰謀。於是七情六慾。五賊八識。羣起而為之用。貪酒色。好財氣。圖名利。戀恩愛。一切鬼頭鬼臉。鬼言鬼語。鬼心鬼思。鬼聰明鬼計。鬼謀鬼奸。鬼詐。愈出愈奇。日滋月熾。將先天一點元陽。剝之又剝。削之又削。不至喪盡神氣而不止。夫人之所以得生者。以其有此元陽。有此神氣也。今既剝盡元陽。喪盡神氣。將天之所以與我。而為真形真性者。毫無一存。則生機變為死機。生氣變為殺氣。而滿腔之內。純是一團陰氣。一窩鬼形矣。雖欲不入陰曹。而為鬼得乎。且既用陰謀。則心地黑暗。意念貪毒。地獄。又其所自造。畜類皆其所自為矣。有大智慧者。於此知陰鬼之為害。識陽神之可全。隱訪明師。勤修大道。

用乾鼎坤爐借金水配柔剛鑄成飛靈通天神劍召集身中自
神將歷劫輪迴種子與七情六慾五賊八識之陰鬼一並勦除
我着先天元性主人迎歸我家依然元神主事則上部八景髮
神腦神眼神耳神鼻神口神舌神齒神中部八景喉神心神肺
神腹神脾神胃神三焦神下部八景腹中神大腸神小腸
神膀胱神左腎神右腎神左陽神右陽神皆歸先天一性而各
安其神各凝其神即八萬四千毫毛亦化為護法神矣陰氣化
盡陽氣純全渾然天理一性圓明則天所與我之氣而為無形
之形者還其形天所賦與我之理而為無性之性者復其性還
其形則我之形依然天之炁復其性則我之性依然天之理天
全而賦我全而歸天上原是我之舊居故踐形盡性者惟聖聖
而不可知之則謂神雖欲不上天而為神得乎况元神主事心
地光明與天堂相合純陽之人自當居純陽之地又不待言矣
是知神與鬼皆我身所自有為神為鬼在吾心所自央欲為鬼
則順其鬼而戕其神欲為神則順其神而滅其鬼天堂地獄人
在反掌亦視乎其人之志耳

論韓朱闢佛老之由

仲亨子進曰。神聖仙佛。皆由人為。有心世道者。亦惟恐人之不學神聖仙佛耳。何以韓朱二公。反闢佛老為異端乎。先生曰。二公所闢者。非佛老而託為佛老。即吾前所言。釋道二教之異端也。夫韓文於張道士。曾贈之以詩。於大顛師。亦贈之以詩。皆深相交契。韓公何嘗不重佛老乎。朱子少亦慕仙佛。及為當時緇黃之流。所誣乃闢而斥之。然於仙佛之道。終不能恣然。故嘗問道於狀姑。又問道於崔公。而皆不肯言。聞張紫陽得仙佛心源。慕而未見。故亦以紫陽號之。晚年惟喜參同契書。刻不離乎。朱子何嘗不欲學仙佛乎。乃後世小儒。不稽其本。不訛其末。徒拾二公之唾餘。而力詆佛老。津津自詡為真儒。豈知已身為儒教之異端。亦如僧道為佛老之異端乎。自為異端而不愧。而反闢堂堂正教。為異端。是佛老之罪人。即孔子之罪人。亦即韓朱二公之罪人也。夫使佛老果可闢。孔子當早闢之。何於老子則有猶龍之嘆。吾師之稱於佛。則有西方聖人之贊。是孔子於佛老。方且師之聖之。殷然慕之。而偽儒乃羣焉闢之。殆所謂多見其

不知量者乎。

究程子闢地獄之故

叙利子進曰。仙佛言地獄閻王輪迴果報。其事甚詳。其理最精。而程子反闢之何也。先生曰。程子闢地獄之說。蓋以燒剝春磨。人所未見。言之恐感人耳。然生順死安。亦朱程所嘗言。使無地獄果報。則一死便了。而何言安不安乎。大抵聖賢教人。惟在綱常倫理上着力。果其日用無愧。倫常無虧。生不犯王法。死何懼陰刑。此程子所以闢地獄之說。而不用僧道也。其實地獄果報。豈渺無據乎。夫上古之人所居者。巖穴所食者。果實所衣者。木葉草芥。風俗敦龐。人心渾厚。王法且未立。而何有地獄閻王。人畜不相害。而安有輪迴果報。自有巢燧人而後。人始搏殺禽獸。食其肉。飲其血。衣其皮。而人與物始相害矣。自有血肉火食。而巧詐漸生。爭鬪漸起。而人與人亦相害矣。惟是神聖迭出。作君作師。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等類。漸次俱備。而倫常理法亦漸次就理。故賞善罰惡之典。鋤奸刑暴之條。無一不具。然終未免有無辜受刑者。亦有倖而漏網者。不有地獄閻王。則善者之寬。

久未伸。惡者之罪終能逃。不將謂天鑑之不明。天心之不公乎。
夫天地萬物父母。德惟好生。故人害人則傷天地之心。人害物
亦傷天地之心。害人而傷天地之心。天必使人有以報之。害物
而傷天地之心。天亦必使物有以報之。此輪迴所以定。而果報
所以不爽也。惟仙佛大慈大悲。憫人之賢。賢然自趨於地獄輪
迴之中。而萬劫沉淪。故教人以出世之道。使之躲闔君而說離
地獄輪迴也。

講持齋戒殺之良理

季貞子進曰。仙佛知有輪迴果報。故教人持齋戒殺。孔子之道
與仙佛同源。何以獨不持齋。且五倫以夫婦為首。不孝以無後
為大。令曰守戒。則修道者。不幾無人倫而陷於不孝乎。先生曰。
子之所慎。齋為首。孔子何嘗不齋。但舉世之人。盡食肉。顯言其
齋。則必招謗。而道不能行於當世。故鄉黨飲食一節。人謂其衛
生之嚴。而不知皆隱齋之意。何謂隱齋之意。若曰。吾於膾且不
厭細。非不食肉也。但令餒敗色惡臭。惡者吾不食也。又或以失
飪推之。或以不持推之。或以割不正不得其醬推之。或以沽酒

市脯推之。至無可推則曰。肉雖多。仍不使勝食氣。不過稍為舉
筋以掩人之耳目耳。此齋之所以必慎也。夫孔子德配天地。功
在萬世。彼為所食者。借其功德以解其孽網。即可超生人道。惟
恐其不食耳。若食肉而無功德以超之。而豈能不還報乎。况有
功德如孔子。亦不敢公然食肉也。不惟已不敢公然食肉。而並
未嘗不戒人食肉。故禮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
無故不殺犬豕。實寓戒殺之意。持以身為素王。未得帝王之位

惟欲禁人之殺。而勢有所不能。觀其為魯司寇。不以四方之食
供簿正。而猶較之風。自息謂非聖人戒殺救生之苦心乎。或謂

鈞弋亦嘗親為。不知鈞者鈞取坎中之陽。弋者弋止離火之飛。
皆道之寓言耳。即謂其果鈞弋。然亦為養與祭。非自食也。總之
有孔子之功德。則齋可也。不齋亦可也。若無孔子之功德。則修
道者不敢食肉。即不修道者。亦何妨食齋也。至於守戒。尤屬修
道要着。蓋修道者。修此精氣神也。若不守戒。有何藥可採。有
丹可結乎。故中庸言達道。五而君子之道。則僅四。可知夫婦不
可無。而實有別也。至論不孝。以無後為大。而修道者。不盡無後

也。或有後而後修道。或無後而兄弟有後而亦修道。先人之嗣
究未嘗斬也。况世有終身無妻者。亦有終身無子者。其無後豈
皆修道之故乎。且也。人之必有後也。以其在人世則必盡人道
有後而父母之心始慰。有後而祖宗之祀方延。然必孝子賢孫
而後可。若非賢孝則生不盡其奉養。歿不致其祭奠。而父母反
因之受其累。傷其心。貽以羞辱。敗以令名。是有後反不如無後
也。然即賢孝亦不過養親悅親。尊親顯親。家聲不墜。宗祀有託
海歸。惟樂先。意係道。論此。母於道。便父母。脫輪迴。了生死。出苦
以天爵享以天祿。不生不滅。永劫長存。而何須乎塵世之子孫
哉。此出世之大孝。非人世者所可一例論也。

迷貴德尊道之古人

四子欣然進曰。我等之疑盡釋矣。先生盍語吾道乎。先生笑曰。
三界內外。惟道獨尊。性命之原。生死之本。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至秘至密。不敢妄洩。故張紫陽三傳匪人。三遭天遣。則大道豈
易聞耳。惟不易聞。故求道者。若不知道為尊。以德為貴。以性

命為重。即使走遍天涯。踏破鐵鞋。亦終不得道。夫以道為尊。則我只知有道。我即富貴比人。大功名比人高。勢力比人強。都在所卑了。總要低心下氣。求教於有道之人。以德為貴。則我只知其人有德。雖其人年少於我。才學不如我。言談不及我。衣冠不及我。名望不及我。俱不足計。總是卑躬屈節。求其以德教我。以性命為重。則我又只知有性命。就是勞我之形。賤我之體。屈我之身。亦心甘情願。只求性命得了。所以古之得道者。莫不是以

道為尊。以德為貴。以性命為重。簡冊所載甚夥。姑舉一二為證。如伏羲身居帝位。為求大道。君臣五人。步行至蜀。訪鬱華子。是

以道為尊。以德為貴。以性命為重者。故鬱華子現身竹山。語以至道神農。亦身居帝位。為求大道。獨荷藥鋤。行至南嶽。訪赤松子。是亦以道為尊。以德為貴。以性命為重者。故赤松子不傳道於求雨之時。至此始傳以道。軒轅亦身居帝位。為訪大道。曾拜七十二旁門。後三訪廣成子。滕行崆峒。然後得道。即棄帝位。修道鼎湖。乘龍上昇。更是以道為尊。以德為貴。以性命為重者。至帝堯欲傳道於有德之人。不曰傳道。只曰遜位。詢於四岳。四岳

薦舜。乃釐降二女。觀厥型馬。其意蓋曰。舜德若不足。寧舍二女。道與位終不可輕。及聞舜果大德。又使攝位二十八載。親見其德洽民心。乃以執中之道與曆數並傳。又有釋迦佛為皇太子。心慕大道。不願為君。因往學於阿難迦葉等處。不明正宗。又投尉頭藍。亦非真道。乃由西域至中華。訪求燃燈。至嵩山。復至泰山。終至梁山。備歷辛苦。始能得道。至唐又有呂祖才學冠世。申進士第。兩任江州。後至長安。旅邸遇正陽帝君。黃梁夢醒。始知富貴如煙雲。功名皆幻景。然雖得正陽點化。此心終未了然。後後得道。至五代有劉海蟾。身為燕相。心慕大道。乃屏去門兵百萬。甘受貧苦。歷徧南北。純陽鑒其真誠。乃傳之以道。至宋有白王蟾。本一時名士。因應試不第。乃徧遊訪道。歷盡山川。備嘗艱苦。一十六年。始遇陳泥丸。稍語道要。白祖之心猶未了了。又復使之磨煉七載。一心哀懇泥丸。始傳以道。至元則有張三丰。奉戎才。官博陵親殺。乃辭官訪道。往來名山古剎。幾三十年。毫無所遇。年六十七。始入終南。得遇火龍真人。傳以大道。至明則有

程完璞明道之後輕家重道不慕榮利聞龍虎山為道宗將往訪之及聞嗣師在京乃如京都至白曲得遇王仲都傳之以道苦煉十二載道成歸家其妻周隱真蓮溪之後性不食葷腥向之求道完璞曰方將度世豈名於子但未報師恩也乃復遨遊度世數年還山隱真已將子文娥嫁之事周全完璞始授之以道以上聖真盡是以道為尊以德為貴以性命為重則窮通不問也得喪不計也榮辱不知也信道篤執德弘存心養性以事天妖壽不貳修身以立命故可以得道可以修道可以行道可以成道不為世間之利所動不為世間之勢利為重道德為輕未究性命焉了大事若遽將至私至密之至道輕為傳授則得之者有輕賤之意傳之者必受妄洩之譴故汝等今日求道亦必如古之聖真以道為尊以德為貴以性命為重方可否則汝等皆一時富貴中人誰不尊汝誰不敬汝而我乃一介寒士安能為得汝等之師耶

示消冤解孽之法門

四子聞先生之言俱惶然愧悚然敬殷然頂禮再拜曰弟子輩

身居浮世。愧讀詩書。不明性命根踪。今遇恩師高厚之德。指醒
愚迷。安敢輕視大道。而自欺欺師乎。乞先生垂憐焉。先生乃命
之起與之坐。從容而言曰。汝等果能以道為尊。以德為貴。以性
命為重。則固載道之器也。但有道必有魔。古語云。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紫陽真人曰。大道修來有易難也。知由我亦由天。若非
行善積陰德。動有羣魔作障緣。是何也。蓋人自無始劫來。失迷
東土。況埋苦海。生而死。死而生。人變畜。畜變人。宛如山積孽。似
海深。今欲了生死脫輪迴。若不先將歷劫孽冤消解。則冤鬼作
祟。尊障纏身。外遭誹謗。內生阻隔。百為不順。萬事不利。性三顛
倒。識神張狂。不致退道而已。開齋破戒而不休。孔子曰。遵道
而行。半途而廢。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雖人之自暴自棄。亦
孽鬼使之然也。故祖師教人求道。必先誦經。放生。刷書。夫經者
常也。經也。經常不易之道。實成仙成佛之徑也。本宜身體力行。
不徒口頭唸誦。然經出自佛口。講透生死之由。發明苦樂之理。
若人誠心叩誦。冤鬼聞之心地亦得開明。而佛祖鑒人之至誠。
以無量功德。超拔眾魂。使之往生。然後無冤鬼之患。故求道者。

必先誦經。天地以好生為心。蠢動含靈皆有真性。人殺物則傷好生之德。而為天地所不容。所以殺孽最重。今若見人之殺生。救之。見物之死而生之。則前者生命多因我而死。今者死命復得我而生。生命因我而死。則我必有以償其命。而索報者無休。死命得我而生。則我亦得以延其命。而酬恩者無極。况殺生犯造物之忌。天亦必收我之生。放生合天心之仁。我乃可解殺之孽。故求道者不可不先放生。人非神聖孰能無人我之見。故益已則必損人。利己則必害人。高己則必卑人。成己則必敗人。是已則必作人。便己則必虐人。故有我之見而歷劫之造罪不少。有人之見而累世之結孽何窮。今欲解此罪。消此孽。凡一切損已利人之事。回皆不可少。而要以印送善書為最要。古人云。一世勸人以口。萬世勸人以書。夫宇內甚大。焉得人人而濟之。惟廣傳善書。則近者得以化度。遠者亦可提攜。見者動其信心。問者亦生善念。將使人人同歸覺路。箇箇走出迷津。天心可挽劫運可消。道德可一。風俗可同。救世之功。莫大於此。有此而歷劫之罪。賴以解。有此而累世之孽。藉以消。故求道者又必先刷書。

三件功德完全。累劫孽冤消清。然後拜佛申文。表奏三天。地府抽丁。紫府掛號。得道而修。三曹安寧。諸神護法。無魔無考。無阻無隔。而後猛勇精進。庶不至半途而廢矣。汝等今日求道。亦須將此三件功德做全。功全孽盡。吾自來傳汝大道。決不汝欺也。

證三斯普度之應驗

逾數月先生復至。伯元仲亨二子。三件功德先完。先生乃命之借辦素供。拜佛申求。立誓皈依。指明大道。傳道畢。先生借供講道乎。二子進前。將先天後天相生相尅之至理。成聖成賢之妙用。一一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譬喻詳明。作禮而退。

越數日。叔利季真二子。三件功德亦完。先生亦如前日之儀。傳之以道。恐二子未聞講供之言。疑供為具文。復為之別開生面。另取譬喻。將一着先天大道。立機與旨。大闡畢發。不留餘意。講畢時。伯元仲亨二子。亦在側欣然進曰。前聞先生講供之言。以為觀止矣。不謂今日聆之。又開生面。誠所謂深造自得。左右逢源者乎。先生曰。淺學何足誇。汝等宜各自勉力。夫此道包天地。亘古今。大莫載。小莫破。聖賢命脈。仙佛心傳。非大忠大孝大賢。

大德之人。不能永受我何人斯。今亦倖而與聞乎。玉皇經曰。此道四萬劫一傳。可知此道非天命不敢擅傳。非時至不敢普傳也。中庸言。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蓋預指奉天命開普度之時言也。吾與汝等。幸生其際。豈非萬劫奇緣乎。四子曰。先生何以知有普度之事。又何以知今為普度之時也。先生曰。昔地藏王發下七十二願。要撤空地府。度盡鬼魂。方得成佛。古彌陀發下四十八願。要度盡凡間衆生成佛。婆婆改做蓮花國。方得成佛。古觀音發下十二大願。要度盡天下善男信女。方得成佛。所以佛經有三期普度。未復一着之言。仙鑑亦載呂祖有度盡世人之願。其傳道於玉皇陽也。使之面東而望。見七朵金蓮。先生曰。此何足異。尚有萬葉玉蓮房也。又載東晉時有許真君。斬蛟殺蛇。大蛇數十丈。腹破小蛇長十數丈出焉。其徒施甘欲並斬之。先生留識曰。尚未富人。復一千二百九十年。出為民害。自有八百地仙誅之。以今考之。不正當其時乎。又永樂十四年。仙佛共慶南極老人壽。王母言蟠桃只二千七百年。尚未大熟。再三百三十年。當邀羣真共赴蟠桃大會也。今推其時。當在乾隆年

問夫世運每當否泰交開之時。剝復相乘之會。仙佛必先聚會
共議。應運下世挽回劫數。仙鑑所載。歷歷可考。今乃下元上元
交代之際。三災八難臨頭之時。正值蟠桃大會之餘。又適符一
千二百九十年之數。三天諸佛。知必共議。未後一着。應運下世
曾傳大道。度盡原來。而各了其洪願也。以此知為三期普度之
時也。汝等其各勉焉。以應八百萬衆之識。

洞晰身世之真假

四子問曰。萬人手。近得非指時下之攔林弟子乎。彼其所本固
呂祖也。先生嘆曰。似此。邱祖所言。術字中之旁門。可彼等見其
詩詞敏捷。切申時事。遂以為真仙。不知乃妖仙也。妖仙者何。即
精靈也。邱祖云。不精者不靈。蓋千萬年修成此精。其靈通非人
所能測度也。而彼假真仙之名。以惑人。而天無禁者。蓋普度之
時。千門萬教並出。千妖萬怪顯靈。上天特借此以考修人之真
假耳。吾非謂呂祖決不降乩。然大都引人入道。而豈貪酒食。為
世人作家奴。供使換乎。夫天上亦豈有飲酒食肉之仙佛乎。雖
東坡有無酒學佛。有酒學仙之語。然仙所飲者。醞醖之酒。非麴

藥之類。佛則並是而亦不飲。蓋防微杜漸。恐後人誤認仙酒為凡酒耳。至肉食。則人主雖以牲牢祭天地百神。然而天地百神原享其德。享其誠。並非享其牲牢也。不然盛朝與衰世。同一以牲牢祭天地百神也。而何以治亂與亡相反乎。蓋物類原天之所生。天豈自生之。而又自食之乎。神仙贊天地生物。視如同胞。又豈有食肉之理乎。若夫城隍土地陰神也。本前世之大德大善。所為吾亦不謂伊等之祖父。必無為之者。然謂其在人家食幾日酒肉飯。講幾篇勸世文。而仙人遂至如此。天下豈有如此仙多之邪。仙之三方。其人之名。則九謬。夫天地間萬般皆假。惟人一點靈性為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始生焉。衷者中也。陰陽合一氣也。無極之真。即一氣。二五之精。即陰陽。妙合而凝。亦陰陽之氣也。人得皇降之衷。以為性。即得無極之真。以為性也。故性曰恒性。又曰真性。又曰真常。蓋假者有壞。故無常。真者長存。故有常也。修真者。即修此一靈真性。復還乎皇降之衷。以返於無極之真耳。故始也無極之真。妙凝於二五之精。而生凡體。今

復以二五之精妙凝為無極之真而成真身。此乃奪造化竊陰陽扭氣機轉生死。先天而天弗違。真人之權自我操也。若彼等賜名則為真人。奪之則猶是假人。附體則為真仙。去之則依然凡夫。果何所據以成真乎。古今來豈有不修不證之真人乎。汝等若遇此輩。而破其迷。解其惑。使之覺真師。訪真傳。得真道。修真性。成真體。證真位。而為真正的真人。性命由我自主。真常永劫不壞。先亡九祖同歸真境。夫豈旁門外道之所能以假亂真者哉。

四子曰。惟性為真。身亦假矣。世有以身為真者。亦有謂肉身成真者。始皆非乎。先生曰。性如人身。身如房舍。房舍堅固完密。則人適其居。如此身飽暖安逸。而性亦適也。房舍傾頽欹側。則人不安其居。如此身飢寒疾病。而性亦不安也。人不居此舍。則任其朽敗。而不顧矣。性不住此身。則聽其與腐。而不知矣。不曉死後。蓋觀夢時。人必有耳目以為視聽。有手足以為持行也。夢則目已閉耳。不聞矣。而視聽如故。手不舉足不動矣。而持行如故。喜怒哀樂。亦如醒時可知。必待耳目手足而後。能視聽持行者。

假我也不待耳目手足而自能視聽持行者乃真我也。又如疾病呻吟甚痛苦也。夢則恬然安適。至醒又復呻吟。可知受疾病者。假我知痛苦者乃真我也。假我身也。真我性也。但性有天賦之性。有氣質之性。以性視身。則身為假而性為真。以天賦之性視氣質之性。則氣質之性又為假。而天賦之性乃為真也。不修天賦之性。而順氣質之性者。拋此身又入彼身。假而又假也。化氣質之性。而全天賦之性者。脫色身即證法身。真而彌真也。此如來不可以色身見。老子所以謂有身為大患。而孔孟所以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之論也。彼以身為真。或謂肉身成真者皆愚也。

四子曰。身且假財物更假矣。然則吝財者殆不可語以真道乎。先生曰。今生之財。皆彼前世修積來也。蓋天所以賞其善。而賜以福也。修道者有福。而知惜福。有財而能捨財。則善愈修而愈增。福愈積而愈廣。以之立功。而功高。以之培德。而德弘。以之證果。而果大。財寶道之外護也。故紫陽有言曰。凡俗欲求天上寶。尋時須用世間財。若他少行多慳者。千萬神仙不肯來。體之勿忽。

推原魔考之玉成

四子曰吾鄉亦有捨財積德之士。但彼見世之修道者。人。不以
為邪。即以為妄。故懼謗也。先生曰。德修謗興。道高毀來。故聖人
之道。大。天下莫能容。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聖人。先生曰。上
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
不足以為道。所以然者。道包天地。藏造化。無價之珍。非羣迷所
能測識也。然孔子於桓魋之害。則自信其知于何。子貢於武叔
之毀。則示以何傷。日月。美。蓬。天德。修。天爵。樂。天命。契。天心。天自
有。以。相。之。雖。憎。茲。多。口。何。傷。焉。况。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天。亦。借
人。世。之。誹。謗。憂。虞。以。磨。煉。聖。賢。使。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
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宋儒曰。貧賤憂戚。王汝於成。可知謗
誹之來。與一切險阻困頓。有志者。方借作一已之藥石。以砥礪
有成。而何憂何懼乎。

此道之要言也
其法之精微
不可不察也
其理之深遠
不可不究也
其德之廣大
不可不修也
其功之宏大
不可不立也
其業之繁盛
不可不興也
其名之顯赫
不可不揚也
其利之溥博
不可不施也
其惠之周遍
不可不及也
其澤之深厚
不可不潤也
其光之燦爛
不可不耀也
其聲之震盪
不可不聞也
其氣之磅礴
不可不吐也
其神之神妙
不可不測也
其德之巍巍
不可不仰也
其業之翼翼
不可不敬也
其功之赫赫
不可不顯也
其名之鼎鼎
不可不聞也
其利之溥溥
不可不施也
其惠之周周
不可不及也
其澤之厚厚
不可不潤也
其光之燦燦
不可不耀也
其聲之震震
不可不聞也
其氣之勃勃
不可不吐也
其神之神神
不可不測也
其德之巍巍
不可不仰也
其業之翼翼
不可不敬也
其功之赫赫
不可不顯也
其名之鼎鼎
不可不聞也
其利之溥溥
不可不施也
其惠之周周
不可不及也
其澤之厚厚
不可不潤也
其光之燦燦
不可不耀也
其聲之震震
不可不聞也
其氣之勃勃
不可不吐也
其神之神神
不可不測也

